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金澤文庫

五臣并李善注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固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可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



但錄其序莫載其賦 善曰臧策伯晉書曰機要  
王因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  
秋曰左明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  
王寒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  
號以名 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  
為宜故云不一也 善曰左

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何則脩

善本作心

以為量里者存乎我

銑曰立德  
是因之於

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乎我  
也 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以心常繫於彼  
也 善曰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良曰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

乎物者曲且約唯所遭遇

濟曰域謂身也曲約大本也  
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

善曰言德有

也 落葉俟微颺

善本作風字

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善曰漢書王恢謂韓  
安國曰夫草木遭霜

不可也 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  
周以琴見孟嘗

善曰言德有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日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枋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悅之是琴之感以末也 五目同善注何者欲

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隊土之泣不足數系哀鄉音也是故

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肖可

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 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向曰斗筭小器也善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

功易也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

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善本有也字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 善曰

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

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良曰歷徧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 濟曰自我謂目說己



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為敗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善曰  
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  
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

常之動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翰曰挾帶也動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

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為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善本作哉向曰心玩其所欲以者字為常安耳飽其諂諛

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且好榮惡

辱有生之所大期銑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善曰孫卿

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也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

大節也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

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故曰夫可離乎而時有袷玄服荷戟立

乎善本作廟門之下援于旌誓衆奮於阡陌之上翰曰袷服

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離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漢宣帝時代郡太守任宣謀反及誅後任宣之子章因帝欲祠廟遂衣黑服執戟立于廟門之下以待天子欲報父讎乃發覺伏誅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善曰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

間而僥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餘見翰注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向曰異世

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况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

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

大匠斲者必傷其手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

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善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懷

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



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堪其敝也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出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奭快

快於亮切善不悅公旦之舉濟曰君奭邵公也快快不悅貌公旦周公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

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也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平侯師師謂相法也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善曰漢書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成王不遣嫌者於

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善本作與向曰言周公霍光

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與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吝恨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懼之若有

芒刺在背也負則背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

芒亦刺也善同向往

莫曜善本作焉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近

謂周公也登帝天善本作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

善曰尚書曰王說善曰叔父及羣說善曰周曰公卿不利於說孔安國曰王信說而疑周公



焉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沒齒至死也善曰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

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而傾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側顛沛僅而自全濟曰周公為羣叔流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則伊

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翰曰伊生伊尹也文子越

大夫文種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七年太甲潛來殺伊尹也允信也言其抱明

信之心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王滅吳功大或人告其為亂越王乃賜種

劒自殺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目所疑也善

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子明允篤誠紀

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

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

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劒也

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善曰謂周公也

大德至忠如此之盛也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



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親其可安危之理斷可

識矣

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善曰鄒陽於獄上書

曰不奪乎

又況乎號食

土高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

聖哲所難者哉

良曰號食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爲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善曰穀梁傳曰君不

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過

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

禍積起於寵盛

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翰曰不知此理則喪亡其身也

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

守以崇不畜之威

向曰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善曰左氏

傳曰公待於壞隕申宮警備設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

傷心之怨

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善曰新序曰商鞅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口賈



買也尚書曰民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良曰震懼也言人主懼也善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日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侈直氏危機將發而善本有偃

仰瞪直眇謂足以夸世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眇邪視自

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眇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之末工忘善本作已事之已

拙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向

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銑曰顛仆謂傾倒也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告善本有也字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善曰答賓戲曰彼皆躡

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武曰彼謂李斯輩聖人已忘功名之過已惡

寵祿之踰量去蓋為此也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

仆禍酷之事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



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  
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於生前則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

之子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位莫盛焉

臨見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則魏魏之盛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

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

首也冠

弥效而德弥廣身愈



雅注曰此之不為彼之必昧也彼謂貪榮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為

窮流善曰此之不作積成山岳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

也弱小也一實一籠土也覺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實之土漸名編凶頑

之修身積以成山岳之大厭荼毒之痛善曰論語曰譬言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豈不謬哉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曰於史

刑網也善曰毛詩曰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人貪亂寧為荼毒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

盟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

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

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

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

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

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



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公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 顏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命延之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方策

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二王之義我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雖淵流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歌詠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遂往詳略異聞銑曰淵流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



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

其道神明其位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

之中心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善曰東京賦

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善本有也字濟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

代而成乎大道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有宋由夏帝圖

弘遠翰曰由夏中國也言有宋奄居中國也弘大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

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向曰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

道也善曰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皇上以教文

承歷景屬宸居銑曰皇上謂文帝也教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

也善曰宋文帝也尚書曰敎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光景連屬隆周



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長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王卜得大橫占

曰大橫吏更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興與周漢同也善曰楊雄河東賦曰眎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

郊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

體以育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為輔佐也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

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右班固涿

邪山文曰眎眎畧緯昭應山瀆效靈

翰曰畧曰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

將軍大漢元輔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善曰說文曰畧日影也緯五

五方

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効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雜選合徒四隩於來暨向曰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選人物勗眾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

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吳

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

號必酌之於故實

銑曰建立戚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令也



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 善曰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又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穆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

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 太子協樂上庠肆教

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

良曰大子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 善曰東觀漢記孝

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

密品式周備 濟曰品品秩也式猶法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

帝樞機周密 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翰曰國容百官上下

品式備具 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之義也眡令謂觀號

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 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

遠之使論德于外 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

學之職采謂采拾遺闕之事銑曰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

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 善曰左氏

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西

都賓曰發篇章校理必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曰常



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之曰周素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辨土論曰輶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

震遠則張博望張博望賴莖素毛毳昌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

踰沙軼余漠之貢府無虛月良曰賴莖朱草也素毛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

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絕也善曰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

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翰

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里牽其犀燧烽火也千城向曰言郡縣多也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并服之酋迴面受吏穹居

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為目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之化善曰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

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叩叩是以前人慕嚮響俊民間出銑曰

慕德音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羣士嚮慕異人並敬響蹕清夷表裏悅

出尚書曰後民用彰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閒出穆良曰天子出入曰蹕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將徙縣中宇張樂

穆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茲愚既弭警蹕清夷



岱郊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將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郊也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

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壇善本作飭禮神之館

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

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日躔直

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連

胃維月軌青陸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也言曰次胃星之軌行畔也青陸

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也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

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

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

之辰銑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

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芳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思對上靈

之心以惠庶氓善本作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錢戒告良曰言天子思



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也庶民衆人也願望也邁行也善曰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有

詔掌故爰命司歷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知時歷之官也善曰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

歷過也獻洛飲之禮且上巳之儀善曰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文南除禁輦道

北清禁林向曰除埽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善左關巖

登鄧都右梁潮源略亭白阜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銑曰關據也

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阜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阜千里言此所游之

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廬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

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爲苑包懷其高山也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涿

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登洛神賦曰稅駕平衡阜秣馬平芝

田漢書有松石峻塹古苑翠陰煙游泳之所在萃翔驟之所

太液池也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濟曰峻塹高峻也苑翠青色



也擯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微循也

言周循於山水之間也善曰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

衛以嚴更之署周旗門洞立延帷接杆善本作桓字音牙銑曰旗門以

盧千列微道綺錯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迴行

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迴杆也杆即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

惟宮設旗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

挂桓再重杜子春閼水環階引池分席良曰閼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

曰挂桓行馬也分流各至席坐之所謂流杯池

也善曰歎逝賦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滑緹徒騎

日閼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滑緹

揺玉鑾發流吹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游之禮也蒼靈

也滑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玉鑾天子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也善曰言春

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

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

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

之啾啾兮淮南子曰天動神移淵放善本作

龍舟鸛首浮吹以虞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向曰

衆士百官行從多貌行所即游所也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岷淮南子

日藏志九族之淵蔡邕蜀都賦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

既而



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

銑曰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

也善曰俄軫委旒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楚纒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塞虹旗於玉門

有款速芬藉觴醕亦泛

浮

良曰魚肉曰肴某蔬曰款芬香也藉多也觴醕酒也泛浮言多也善曰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款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醕旨酒也

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

韓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銜絲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樂器也善

曰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嵇三禮圖曰筍虛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

詩曰設業設

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善

虞崇牙樹羽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

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

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龍文飾纒青翰侍

向曰四上六莖九成皆曲名也餘同李善注

御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船名御泛也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華

裔躬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

靜裝藻野袷服



縹川銑曰華裔內外也躬盛也驚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美惡

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縹雜色也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

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縹繁彩色也故以躬隱販軫軫外區煥衍都

會善本作者矣良曰躬販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善曰西京賦曰鄉邑躬販張載劔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

賦曰叢華雜上膺萬壽下提氏百福翰曰膺當也善曰毛詩曰報省煥衍陸離

蜀文曰中外提福而筵稟和闔堂依德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羣臣而席滿堂皆受天子和平

之樂依天子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銑曰盤樂也景亦日也遽疾也洽合也金駕揔馬

聖儀載佇向曰金駕天子車也物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行悵鈞臺之

未臨慨豐宮之不縣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啓會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豐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安縣謂縣

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中國之兩京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豐宮之



朝方且排鳳闕善曰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游開爵園而廣宴

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

以為宴也善曰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

並命在位展詩登

善曰

字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與

向曰楚子木問趙孟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

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善曰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

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張樂已見上文

時乘既位御氣之

駕翔焉

濟曰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  
是以前得二奉宸道遙襄

城之域于襄城之野也道遙游貌域野也善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

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體元則太悵望姑射亦之

阿然窅鳥眇寂寥其獨適者也善本作已字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

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何山也銑曰言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

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也窅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善

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

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飴食云固不與萬人善本作共民字

也良曰夏后帝啓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

臺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瑤  
水瑤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  
饗食則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  
九代馬乘雨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  
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



齊本在萬里市蕭道成蕭何二十四代孫

山之上以望四野乙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不與民同樂也

### 考庸太室

齊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

明堂之宮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

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

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

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

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

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

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

既徙延喜之王攸歸

向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饗陰陽和也銑曰舜時西主母獻昭華五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喜

之字言此二寶徙歸于齊也攸所也

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

皆曰天伐紂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

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



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  
昭華之玉尚書旋璣玉鈴曰堯主出刻曰延喜之玉

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良曰齊改宋歷將而受天命以為天

子也濟曰度邑謂卜度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取者以臣伐  
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垆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

也鹿丘大垆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息皆猶無也善  
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

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  
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垆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

美之理於三王之外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  
淳粹之至精聯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闕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

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

洪業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發聞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善曰毛詩曰

濟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  
私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白帝銑曰齊武帝也善曰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諱蹟字宣遠以太子



即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明文王之下武王繼之言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

道故云運聚下武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

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

之英風

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善曰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在末之逮而有志焉

善曰禮記曰人

昭章雲漢暉麗日月

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善曰毛詩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

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

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向曰彈壓猶蹴蹋也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

牢籠天地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統曰景光敷布柔安也善曰神理猶神道也周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間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

遠能通澤普泛善本作

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

道普祀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猶且具明

廢寢具晷忘餐

濟曰具乃也言自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善曰具明已見上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



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

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

秋駕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

善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

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

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

可謂魏魏弗與蕩蕩誰名

良曰魏魏高

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焉

善曰論語子曰

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下也言濟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亦不以爲險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善

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

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

曰春秋漢合孝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

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

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峻矣

儲后睿哲在躬

妙善居質

銑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相子新論

內積和順外發英華

令潔至

曰聖質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

德琢磨令範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今善範法也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

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

若斧藻其德者應劭



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言炳丹青道潤金壁濟曰言炳丹青文也

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出龍樓而問堅入虎闥而齒曹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堅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

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闥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曹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曹齒年也善曰漢書成

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闥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向曰一人天子

曰夔典樂教胄子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踳踳

昌姬韜軼炎漢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盤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踳踳也昌姬謂

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踳踳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大牙相

制所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稷之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季氏曰愛盡於事親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與

言宰相也

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言中此三公

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濟曰周公邵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共也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

皆用人得賢才也善曰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

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

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

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王之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

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

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弗方斯皇室室家君主者也

珪璋

玉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弗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

密於君一心盡忠也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

君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向曰本枝謂宗族也善曰毛詩曰

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

帝堯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

稱事

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

平也草萊謂山野採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

晉曰史記曰文帝



時曾天下新去湯火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其土之守且其在邊邑曰其屏尸子曰能官者必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乃託目盲後述既伏誅永乃引鏡自

照曰時清目則明也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許由巢父皆隱者堯以天下讓許由而以爲汙其聽乃臨池洗耳言今太平野無逸人也善同良注

沈寘之怨既缺適和軸之疾已消濟曰沈寘適軸皆疾病也缺消謂疾病盡除也善曰漢書曰

蜀嚴沉寘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寘而死亦繫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興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

廉舉孝歲貢善本作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于中甸言舉

孝廉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善曰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

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

協律樂官摠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也善曰漢書曰李延平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蜀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

襲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崇文成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



均之職導德齊禮

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

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

靈臺書筭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

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筭者所以書記事也珥彤赤管筆也皆史官所以書記君言也仙室館名也善曰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

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筭潘岳賈武公詩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衮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銑曰後漢賈琮為異州刺史車垂赤帷而

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

便於事危冠壞冠也空履敝履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善曰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

影搖武猛扛鼎揭集旗之士

良曰影搖輕便貌扛



揭皆舉也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  
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惡亦有之乎

曰百勤恤民隱糾述士王慝 土德反翰曰恤憂隱痛述遠三大慝惡也  
人也 言憂勤天下人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

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射集集於高墉繳  
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述王慝

之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濟曰隼鷙鳥也以喻凶人  
也墉牆也喻人所居也言

射此鳥於高牆之上喻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堯使羿轡之於  
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 善曰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 讒莠蕪聞攘爭掩息 翰曰讒譖之  
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之有莠言此事於齊朝亦無聞也蕪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  
息言無也 善曰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攘攷

伏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向曰桴擊鼓杖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  
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

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 善  
曰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踽踽周道鞠 耆年闕市井之游 銑曰耆年老人  
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

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 稚齒曲車馬

之好宮隣昭泰禁不憬九永清夷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

得其天性也翰曰宮居隣近憬遠夷平也言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

國感盛德而清平也 善曰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應劭漢官儀曰不

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

為鄰堅若金譏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

清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坐側首毋具句月之

夷

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向曰侮食左言蠻夷國也銑曰離身反踵

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

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

夷來王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

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

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

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髻首山

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子會稽之野又南經防



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  
皆生是為貫胃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  
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  
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砮之琛奇翰

善本

善芳之賦

良曰善芳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善曰文鉞未詳

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  
為寶貝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  
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  
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之令人不昧孔是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  
紂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馬

四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云駟也善曰周書曰上虞國獻紂牛紂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

鼬犬鼬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  
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盈衍儲

邱充仞郊虞

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邱猶府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於府藏也充仞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官言遠方所獻奇禽異

獸滿於四

軌躅

直綠切善本作龜牘

相尋

鞮

丁譯無曠銑曰軌躅行跡也言萬物貢獻行跡相尋

不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者也言四夷獻樂  
譯言歲時不曠也善曰尚書曰苞匭菁茆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啟櫝取圭垂



縹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西方一尉候於

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輶輶之輶綏惟旌卷悠

悠之旆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輶輶衆車聲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

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

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輶輶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

毛詩曰悠四方無拂勿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拂亂

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謂不距捍王命也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

兵器也皆銷毀罷去之示不用兵也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

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紂紂事天瑞降地符升

已畢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善

澤馬來向曰澤馬瑞馬也善曰孝

出神器車出統曰器車瑞車也善紫脫華朱英秀向曰並瑞

馬曰禮記曰山出器車紫脫華朱英秀草也華秀

皆花也善曰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獻其朱英紫

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



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

倭枝植

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倭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故曰倭枝植生也

善同歷草滋

翰曰堯時有蓂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歷故云歷草也

滋茂也善曰田依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

時明也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舍

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善曰禮斗

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

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方握河沈辟王

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封山紀號

善本作石字

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

濟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

乃為握河記也封山紀石謂封太山刻石記功也紀記也邁遠也三五謂三皇五帝也八九謂封禪七十二君

善曰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

握河記今尚書侯是也考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

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



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

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于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

翰曰青鳥春鳥也司

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於此上巳也惟詞也善曰左氏傳郊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

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

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善曰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

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楔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銑曰楔絜也言被不祥以獲清絜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

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眷矚也善曰禮傳曰楔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饗絜

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載懷平



園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良曰載則也平園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地名堯所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

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

平園南望崑崙千洲記曰芳林園在圭月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

有天子為舊宮古口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通甲開山圖曰驪山之

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

惟地之奧區神皐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

無尚於周原良曰躬躬盛貌姚澤舜生地

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

萬人譽之陳陳躬躬無不戴悅高誘曰躬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

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貌也躬躬或為啟啟故禹引之輒知葉切啟

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姚氏堯求賢而四獄

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

詩曰周原膺膺華茶如飴

狹豐邑之末宏陋譙居之猶編

反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編小

也言皆以豐誰為狹陋善曰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求中和而經處

笑曰京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擔

雲構

宮也向曰言於園中作

宮也將造作必求



中和也經處猶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善曰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

形劉公幹詩離房下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雲

沼而浮榮銑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向曰負向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檣也言近池水構屋檣於水上也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

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鏡文

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窓也綺疏窓也渠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

泉於玉砌也王者美言之也砌階也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

劉楨魯都賦曰金幽幽叢叢取薄秩秩斯干善本作曲拂遶迴潺湲

徑復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澗水也曲拂遶迴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中水流貌徑復謂出入山谷也善曰楚辭曰叢

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遶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遶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萍泛止



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荑啼亂嬰聲於錦善本作

羽向曰汴池岫山也謂季春之月蒔始生桐始華銑曰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葉也錦文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蒔始生爾雅曰

小洲曰汴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林示軒承幸

清宮俟宴濟曰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曰幸清宮天子所游宮俟待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

呼曰禁漢書曰緹帷宿置帟幕宵懸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也帟平帳也幕帳

太僕先清宮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也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而無雲也登光辨色謂日光初上始辨曉色也善曰宿列

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戒道執善本作又展零

效駕銑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又兵器也軫車也效命也善曰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又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效駕

鄭玄曰展軾具視徐鑒節明鐘良曰鑒鈴也馬徐行以也效駕白已駕也



也天子出則撞左鍾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

七萃連鑣九旂

由齊軌

善曰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鐘擊磬調歌紉舞

七萃壯勇士也鑣馬銜也九旂謂從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旂車軌車跡也

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

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旂

建旗拂蜺揚

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在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葭振木

善曰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蕭管屬言其聲衆振山木而動也

木魚申煙聚貝由星離

善本作羅字

重英曲瑤

側

之飾絕景追

善本作

字風之騎向曰魚甲以綴皮為甲貝珠為胄也胄兜鍪也煙聚星離

良馬也善曰孫卿子曰楚鯨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

胄朱綬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瑤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

中呂氏春秋曰故須昭灼甄部駟祖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

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昭灼甄部

駟祖

駿函列

虎視龍超雷駭電逝

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駟駿良馬也函列行列也

濟曰虎視龍超雷

駭電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

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異馬填

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

車轉車轟隱隱紛

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



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翰曰車轉軫隱隱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歎辭也善曰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月獵賦曰

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颭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觀縷

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渟

音亭句曰

與天子車也罕獵車名孫子兵法云其鎮如岳其濟如淵也善曰

容

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

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

任激水而推移

銑曰辟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用也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也良曰几王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

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循行也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

趙岐曰晬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籍子虛賦曰蒲

泉清池激

葆保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箏箏動邠

水推移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樂器也戚斧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詩也箏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

以翠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箏章掌土鼓而箏又曰仲春擊土鼓歌嘒詩



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

傳妙靡於帝江。翰曰弇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爲黃鐘

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善曰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

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清善本作歌有闕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是惟帝江

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也。向曰闕終

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羣臣也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瑶漿密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

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信凱謠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

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

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義也濟曰日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露矣居留也滋潤也渥厚也善曰毛詩序曰

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有詔曰今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日嘉會咸可賦詩

善曰周易曰嘉會則以合禮  
楊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

凡四十有五人其

辭云爾

###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彦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  
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王儉字仲寶

其先

向曰其先

謂始祖也

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待詳焉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  
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

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

善本無為字

海內冠

冕

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  
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銑曰利者利萬物天道運仁言行仁  
道者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流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



誓以淮水

良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所佩刀工人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

公輔之才量故以相與也誓告也晉時王導渡淮使郭璞誓璞告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善同良注若離剪之止殺

吉駿之誠感蓋有焉

向曰離王離也剪王翦也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為

諫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之善曰史記曰王

翦者潁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

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

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

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

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公之

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踐得二之庶善本無幾

善本從本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聖賢未生有命

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善曰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二

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

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

之於二不遠而復故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



師

銑曰漢相蕭何昂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詣潁川荀孝父

也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良曰淵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道也言人雖欲

望其道其道幽遠常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也際至也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臯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

籍博游才義

濟曰宏大也載籍經典也博廣也

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

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所述史記也旨美也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

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通漢

懋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辯辭也離其堅

同離其同者使其異也善曰楊雄為方言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得為利劍也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

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銑曰總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

互為用於心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善曰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然檢錯所歸人倫異善本作表雲屋天構匠者何也虛明亦心也

工善本無

白田

善本作咸字

洛不守憲章中輟

濟曰田田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白西晉喪亂不

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也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賀生達禮之宗蔡

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曰

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二

儒尚有闕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脩於此曰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



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朝時人為之歌  
曰京都三朝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若齒

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有德之稱善曰鄭玄禮記注

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相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

北面人宗自同資敬銑曰言上老生之徒莫不北面申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

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

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善本無也字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

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善曰習鑿齒晉陽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

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曰

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叔父僧虔為司空薨謚曰簡穆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

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丁仲於



翰曰志學年十五時也折衷者言皆取公所為以合制度也善孝友之性  
公曰論語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中于泉臺

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

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  
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也於是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  
二子還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  
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雅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商閉  
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  
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餘同向注汝郁

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

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為餐飯誰言之已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  
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  
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太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  
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

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良曰言王公六



歲而襲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之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

曰潘潛見孫權涕泣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即位有詔毀發善本作廢字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

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濟曰誓不遵奉毀塋棄棺

之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

人自陳密以死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本作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也善

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於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

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

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銑曰言其脩書史也晉朝荀勗字公曾為秘書監與張華

依劉向別錄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又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是時典籍混

亂刪除煩錯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



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

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

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其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

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墳

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

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

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 良曰伊伊尹也呂公也翼佐

故有應合時務之迹而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 善本

百姓皆有屬望之心

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 見公弱齡

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 善本無 在是矣 善曰吳均齊春秋

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 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

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向曰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抗平也 善曰春

秋漢含孽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



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因贈粲詩要以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謂約以歲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善本注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答詩云善本注

何寄之子昭清襟向曰老夫素潔自謂也之子猶夫子也即謂儉也亦何

清心服闋拜司徒右長史銑曰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出為義興太

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寬為

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

之清公善本作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翰曰冬掌也良曰魏

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善曰魏志曰

毛玠字季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

選舉傳稱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俄遷侍中以懃侯



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向曰愍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

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深上召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劾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

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

王命

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

高帝也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寤寐風雲實資人傑銑曰寤寐

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實資人傑善曰毛詩曰寤

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

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

齊臺既

善本作初字

建

良曰宸居天子宫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識也緯謂織也著明也王佐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

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爲齊公以公



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

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為立百司臺署故云齊臺也

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素舊宗樂傾恒軌

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六世也浮薄

素亂軌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

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

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

善本作頃字神

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

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尋常也典常備物朝廷威儀也符策也蓄積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銑曰太祖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

命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

役郤鳥分司盧

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濟曰漢獻帝始置左右僕射以營

郤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司也晉朝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時稱清平言自營郤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善注同

尋表解選

翰曰言尋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

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



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

侍中尚書令鎮軍善本作國字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

以本官領丹陽尹翰曰丹陽帝都郡名也善六輔殊風五方異俗

向曰六輔謂傍有六郡相近也五方者謂四方及帝都也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崇章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

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於善道矣楚謂

遠也夏謂近也善曰楊雄與柏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故能

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良曰後漢許荆兄子世嘗殺人其辭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

掾郡中稱君資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

田也歸田謂不爭也善同良注前郡尹溫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

素尚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溫嶠字太真劉惔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善曰王隱晉書



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和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垂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

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

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

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

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

其類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紀

也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

之禮也善曰左氏傳史趙曰威德必百世祀

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勅不許慕謂哀慕也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

經師人表允茲望實

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通義經典之師為

人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善曰漢書平帝曰

國學初興華夷慕義



詔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  
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  
其師復官善本作復以本官濟曰謂居叔父之服今却居官故云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

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

子胥怨翰曰魏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

故也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  
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留霸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  
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  
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善曰挂服未詳餘

同翰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向曰皇太子武

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  
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

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則取八城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

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太中正項之解職



銑曰頃之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良曰本號謂衛將軍也善注同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濟曰愈益也大典重位也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二之終也

六年又申前命

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故善曰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向曰固辭知吏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頻不許辭讓之請也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

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池之失銑曰

矯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矯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矯字也公會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也善同銑注夫奔

競之塗有自來矣

良曰奔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

於是人人望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濟曰人性賢愚深厚難知欲合品末者奔競

善曰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翰曰若使前人無訟



其事采在善誘之道也弘善也 善曰論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問曰

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善曰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

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 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

誅曰提衡左 校 善本作 奇取異與微繼絕 銑曰校用奇異之才使居

府舉直開邪 扶字 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

興之緒絕者繼之 善曰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校奇 望側

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望側

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

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 善曰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

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

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苟之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

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

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諸鉉傷情 濟曰皇朝謂天子也

鉉鼎耳也謂三公也 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 軫痛也諸謂太子也

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

泣豈且直春者不相功 善本作 女寢機而已哉 翰曰秦大夫百里奚

卒國人哀之春者不

工字



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輟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  
蓋君臣所共痛傷也善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

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舂者不相舂劉縯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

人哭於巷婦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人哭於機以字

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向曰以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

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船  
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友

之道也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左氏傳曰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

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卹即加羽葆鼓

吹增斑劍為善本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銑曰羽葆斑劍並葬之

人也善曰漢官儀曰斑劍者以虎皮飾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利物

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不刊已也善曰齊春秋曰儉不好  
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



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財以賑其急遽也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

貞論語子曰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善曰左

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

向曰不說己長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孫持論從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

容未嘗言人所短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和貌也善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

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良曰弘大也風流謂風化

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與己同也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為相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

漢書曰栢礪邢營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氣類經緯士人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

行其業也善曰三輔決錄曰王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翰曰勗勉

也丹青天也青冥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使其道業公銓品人倫

高遠如天雲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



各盡其用

向曰各隨才擢用之 善曰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

銑曰言知分節也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

窮涯

而反盈量知歸

良曰言其知止知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 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吾步於江

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

改 善本作

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國

濟曰人譽謂謳謠美德也緝熙光明也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

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國已見上文

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執手

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

翰曰張曹謂張酺曹爽也二人爭論禮義之事

也荀執謂荀顗摯虞也二人競奏國家禮制宜有差降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模儉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爽差淵深也

善曰東觀漢記

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爽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為案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張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

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即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



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議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我宣威授

指寔是寄宏略

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大也

理積則神無忤往

事感則悅情斯來

銑曰義理積於心所為必使則神思無忤往也無是前事感其義理則皆以喜悅之情而來歸德也

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

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

也人無愛憎均平如一則毀譽從何而生也

若造理常可干

善本作造理常若可干

臨事每不可奪

濟曰造至也干犯也言至於大體之理性多寬和故若可犯言而臨事必定故不可奪移也

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

以容非

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為非也善曰魏末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

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

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

伐之使歸正義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

銑曰言公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隔絕

素所不習也善曰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

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



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

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事獨為人所尊重擅獨也

若乃明練

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

濟曰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

也善曰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

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自

所不接

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版所以書記事也紀記訊問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

至若文案自環主

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

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者百數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人者

此事皆積習以成奸偽矣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

畜筆削之刑懷

輕重之意

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

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

公乘理照物動必研

幾

善本從木濟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善曰晉中興書謝安石上跡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虚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

嗟服若有神道

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

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善

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昉行無異操才無

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

銑曰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善

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

善本作昉字

榮鄭璞踰於周寶

良曰東陵謂盜跖也侔齊也西山謂伯夷也昉自謙不才濫見推譽為美亦如一言譽盜跖乃齊於伯夷

也盜跖賊也伯夷貞節人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為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欲鄭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周寶周之美王也言濫叨以顧昉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善曰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財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

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眎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

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已



懷此何極

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

銑曰禮闈尚書省也

善曰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

瞻棟宇而興慕撫

身名而悼恩

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楹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公自幼及

長述作不倦

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

固以理窮言行事

該軍國豈直彫章早縉采而已哉

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豈直為彫飾文章以為縉采乎縉

采雜色也善曰說文曰縉繁也彩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

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

則為勝也善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

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

善本又有

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趙齊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

昉嘗以筆札見知以上有思字薄

技效德

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

是用綴緝

遺文永貽世範

銑曰貽遺範法也善曰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為如千卷

善本如千卷上



有如一秩一句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善本無言不列之字

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11

11